

卷十四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周
魯
史
故
也
是
歲
陳
桓
公
二
十
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蔡

隱元年

衆故也。一人則寡二人則衆故當從衆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衆書言從衆者必
其所見之善鈞平夫善衆之主也。天下有至善之理人心所向欲故為衆心
如三卿為主之賢人所見鈞善可謂衆矣。三賢而所見
矣從之不亦可乎從三卿之言乃所以從衆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三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丁卯七年成公吳伐鄭。吳姬姓國子爵秦伯仲雍孫國於王季俱奔荆蠻立

鄭成。鄭為吳所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季孫行父言

者也夫。平恤也言中國不相憇詩曰亂靡有定。言天下之亂無

上不弔。文子釋詩意以為今其誰不受亂。則世靡有定

季孫行父言中國不能伐吳救鄭

旅蠻夷入伐。吳以蠻夷之而莫之或恤。中國莫

七年 成

楚滅申公巫臣之族以
取夏姬之恨

者吾亾無日矣如此則我之必亾殆不久矣君子曰知懼如是言文

蠻夷入伐而斯不亾矣存而不忘亾斯可免於必亾矣楚子重伐鄭

去年楚未得志故諸侯救鄭晉帥諸侯救之鄭囚鄭公鍾儀鍾儀

復伐之重平聲鄭人執而囚之鄭音云獻諸晉鄭以鍾儀獻於晉國楚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一年中公巫臣出奔取夏姬以行子重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時巫臣化於晉聞之作書曰爾

以讒慝貪怵事君讒慝謂二子謂於君以滅其族貪怵

而多殺不辜而又多殺無罪之人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我必

二人困於奔命而必奔命謂奔巫臣請使於吳巫臣於

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罷音皮

於晉君而出使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於吳國使去聲中國相通今巫臣乃通吳

於晉教吳乘車夷狄不能車戰今教之戰陳夷狄不曉中

臣始教之戰陣陳音陣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今子重子反於

是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大為楚害蠻夷屬於楚

者先時蠻夷之國吳盡取之吳盡取其國以屬於

戊寅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

戰晉使齊歸魯汶陽田今齊既服季文子餞之季孫行

晉故使韓穿來言復歸其田于齊季文子餞之餞季孫行

其行餞私焉私與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九

季文子論晉未言歸
汶陽之田於齊不覺

八年成

叛者畏其討伐無有貳心無一心事晉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本是魯之舊疆為齊所奪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使歸

諸敝邑使齊歸田於魯以復舊物今有二命今晉使汶來復曰歸諸

齊白魯必歸其田於齊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義以成命事必

然後可以成立君命小國所望而懷也大國有信有義則小信不

可知今既予而復奪則不可知也義無所立聽命非義而義

無所立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

曰詩衛國風氓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士二其行

而丈夫及不一其所行乃有他志行去聲士也罔極丈夫所行之事無有窮極二三其德

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七年之本無二心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

中自安鞏之戰至一予一奪始則取田予魯今德二三孰

甚焉晉之二三其德莫甚於此士之二三為丈夫者苟猶率如耦且

不得其妻之心以至於喪失其如耦而况霸主何况晉國為霸主將德是

以為伯主者所用而二三之今乃不一其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詩曰詩大雅板篇猶之未遠猶謀

言王者為謀不遠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文子稱名謂我所懼者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是

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也晉樂書侵蔡六年侵蔡未得志至

崇書代楚與國
獲勝

趙莊姬請殺原同屏
括以其遂以嬰之

是復之遂侵楚因而獲申驪虜獲楚大楚師之還也謂六年

鄭晉侵沈沈小國屬獲沈子楫沈國之君子爵名楫晉

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救之乘書從三

出有功音智君子曰從善如流言乘書從善宜哉其有功

曰詩大雅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遐不作人遐胡

不能用人之善謀乎以喻奕書能用三子之謀求善也夫以求善釋作人斯有

功績矣能用人之善晉趙莊姬為趙嬰之匹故五年

通於莊姬原莊姬怨原屏曰原屏將為亂

言趙同趙括將為亂欒卻為徵欒氏卻氏亦惡二晉討趙同趙括

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

武從之養於公宮也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故趙

言於晉侯曰韓厥獻成季之勳成季趙衰也宣孟之

忠宣孟趙盾也而無後今以同括之為善者其懼矣

氏此為善者皆以趙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七夫豈無辟王

三代豈無邪僻之君賴前哲以免也但賴其先王周書曰

周書康誥篇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所以明德

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乃立武而反

成

申公巫臣識莒國
渠丘之成惡

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吳巫臣自遺二子書後請使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

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曰城

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丘之城甚不堅固莒子曰渠丘公云僻陋在夷言莒國

夷狄其孰以我為虞度之者不假城郭之固也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荅言狡猾之人思

其社稷者何國蔑有此等狡猾之唯然如此故多大國

矣所以互相吞併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啓封疆者又

當以此二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况國乎况有

者而可以解○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言伐郟也

陋而不備乎○晉士燮來聘魯國言伐郟也

言將伐郟也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子不可

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苟受二命則失

立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事無二成公私

不可兩成言不可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是寡君

不得事君也則是晉君不得事燮將復之言將以魯君

也季孫懼季文子恐使宣伯帥師會伐郟宣伯叔孫氏

會晉伐郟巴卯九年是歲齊頃公卒子為歸汶陽之田故命魯以

魯從晉命伐叔孫
僑如帥師伐郟

九年成

晉會諸侯于蒲季文子行父對晉范文子士

汝陽田婦諸侯貳於晉諸侯為魯不平晉人懼恐失會

於蒲蒲衛地名晉以尋馬陵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陵故晉欲尋前盟季

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德則不競責晉

誡自強以修德尋盟何為無德而欲尋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

力以撫諸侯寬以待之待諸侯堅彊以御之堅忍強毅以明

神以要之質諸明神以要柔服而伐貳諸侯之從服者

則討之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季文子如

宋致女宋共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復命文子歸自

君於公享之成公以享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

詩 穆姜勞季文子賦

女於韓侯為女相度所居無如韓之可樂文子賦此章

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再拜曰拜謝文子大

夫勤辱言文子勤勞不怠先君伯姬宣公之女以及嗣

君伯姬成公之姊施及未亾人伯姬穆姜所生故曰施

自稱曰未亾及未亾人九婦人夫敢拜大夫

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又賦綠衣之卒章而衣詩

篇名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晉侯見鍾儀楚鍾儀獻

於晉而召而弔之景公使釋其縛問其族對曰

伶人也答言世為樂公曰能樂乎問汝能對曰先父之

九年成

楚囚在晉名鍾儀范
文子稱其為君子而釋
之以成晉楚之好

職官也

言其先父以伶人之職居官

敢有二事

父子世守其官豈敢更學他事**使與**

之琴

景公使鼓琴**操南音**

楚國在南方故舉南方之音操平声

公曰君王何如

問今楚君為人何如**對曰非小人**

鍾儀自稱小人言已不足以知君王

德固問之

景公再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

言共王為太子時**師保奉**

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子重也側子反之

以語范文子

景公以其言告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言鍾儀如此是

乃賢人君子也

言稱先職

稱先父之職官**不背本也**

是不肯違背其父業也背音佩樂

操土音

琴操南音操平声

不怠舊也

是不遺忘其風土也**稱天子**

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性所自然大音大

抑無私也

則是不私其君也

名其二卿

重子反

尊君也

則是尊敬

不背本仁也

不背本則愛親所以為仁

怠舊信也

不忘舊則安

無私忠也

無私則不阿黨所以為忠

也

尊君則善辭

仁以接事

應接事物以仁心為主

信

以此而守

忠以成之

盡已之謂忠以此而成其事

敏

以此而

事雖太必濟

有此四德雖大事必有成

行其事

君盍歸之

言景公何不歸

之於

使合晉楚之成

使之要結二國之和好

公從之

為之禮

厚其禮以待鍾儀

使歸求成

送之歸楚使求結好

丘

渠丘莒國邑名也重平声

渠丘城惡

去年申公巫臣言城已惡

衆潰奔莒

渠丘城陷

成

九年

楚克渠邱并莒卿以其
故是而更備也故易

其民散而奔莒楚師圍莒楚圍莒城城亦惡其城亦不堅固莒潰其民亦散楚遂

入鄆鄆亦莒邑也楚又克而入之鄆音運君子曰恃陋而不備言恃其僻陋而不設

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為罪之大也備豫不虞豫為之備恐有不可虞度之事

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為善之大莒恃其陋莒子恃其僻陋在夷而不修

城郭城已惡而不修治謂自子至亥謂之辰浹辰之間浹辰辰辰而楚

克其三都而楚兵克其渠丘莒鄆三城無備也夫以其恃陋不設備故也夫音扶詩

曰雖有絲麻絲可為帛麻可為布者言雖有絲麻而管蒯亦不可棄也管音奸蒯音苦怪反雖有姬姜姬周姓姜齊姓皆大國之女

無弃蕉萃蕉萃陋賤之人言雖有姬姜而蕉萃亦不可棄也蕉音蕉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惡皆可蓄之以備不虞

庚辰十年齊靈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晉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搏膺而踊以手擊胸以足踴躍曰

殺余孫不義鬼蓋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曰不義余得請於

帝矣言我訴其寃於上帝既得請矣公覺景公既醒寤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名有

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公曰何如問其曰

不食新矣巫言公將食不公疾病疾病重求醫於秦秦有良醫

故往秦伯使醫緩為之秦桓公使良醫求醫於秦未至醫未至公夢

疾為二豎子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鬼化形為二豎子豎音樹曰彼良醫也其二

晉景公不食新麥殺桑田巫秦桓公使良醫緩來病入膏肓

成

十年

成

成

成

豎子言秦緩乃良醫也 懼傷我則必害我焉逃之 彼來治病 則必害我 焉逃之 不知何處可以 避之焉於度反

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 其一豎子言我當避於盲之 上膏之下盲膈也心下為膏

荒音 若我何 彼雖良醫 其如何我何醫至 醫緩曰疾不可為也 言景

疾不可 在盲之上膏之下 與公所攻之不可也 攻熨 達之

不及 達針也言針多 皆無所施也 藥不至焉 言藥不能 不可為也 不可

得而治也 ○按膏下盲上即今醫經所灸膏盲 一穴也秦緩察病精而治法疎故不能求其穴 公曰良

醫也 秦緩之言適與夢 合故稱之曰良醫 厚為之禮而歸之 乃以厚禮待 之遺婦於秦

六月 今四月 麥初熟 晉侯欲麥 使甸人獻麥 甸人主治 麥之獻 饋人為之 饋人主治飲食 召桑田巫 召前此 示而

孝叔婦歸卻氏生子 後又歸孝叔

殺之 巫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 不驗故示之以麥而殺之 將食 公將張 俄然腹

聲如廁 遽起 登廁 陷而卒 遂陷於廁而夾 竟不得食新歿

辛巳 十一年 晉厲公 晉卻犇來聘 卻犇 卻克之從父兄 弟也 晉使來聘魯國

由反 求婦於聲伯 聲伯 公孫嬰齊也 聲伯 魯惠公五世孫也 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 施氏 施孝叔之妻 魯惠公五世孫也 聲伯奪孝叔之妻以與卻犇 生二子於卻氏 施

婦歸卻氏 卻氏 在 晉人歸之施氏 復歸孝叔 而生二子 卻氏 十七年

施氏逆諸河 孝叔迎其 妻於河 沈其二子 以卻氏二子沈之 婦

人怒 其妻怒 而責之 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亾之 言考叔既不 能庇其匹偶 而為卻氏所奪已音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能恤卻

成 二十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氏之二孤而將何以終為人如此必遂誓施氏遂誓不

壬午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遣鍾儀歸

如晉以報鍾儀之使十年晉使羅茂如楚以報公子辰

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

善於晉栾武子去年華元如晉楚盟於宋西門之外晉

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華去聲盟於宋西門之外

變與楚公子曰九盟必有載書此九晉楚無相加戎

罷許偃同盟曰九盟必有載書此九晉楚無相加戎

國無得相好惡同之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

加以兵好惡同之任其患好惡並如字

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

同心以憂恤之音災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

有害楚諸侯若有則晉伐之則晉當為在晉若有害楚

亦如之則楚亦為交贄往來二國聘使執贄帛道路無

壅路途之間謀其不協則謀所以處之而討不庭有不

王庭者則聲有渝此盟二國有敢明神殛之則明神俾

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無克胙國無有能胙晉

隊其師使之殞墜其衆謂無克胙國無有能胙晉

卻至聘楚與楚相
子及論事

子反相司馬子為地室而縣焉鑿地為室而縣

登卻至方金奏作於下忽聞地下驚而走出卻至不知

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子反邀卻至入寡君須矣我

待矣吾子其入也而卒事也賓曰君不怠先君之

好言楚君不怠我先施及下臣下臣卻至自稱言楚君

賜之以大禮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加之以備重去聲如天

之福設若天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何以代此則所備

此以加下臣不敢所以下臣不敢當也此是卻至釋其驚

子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兩君相見使晉楚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

遺遺與耳焉用樂安用此備樂為寡君須矣我君待吾子

其入也入卒事也賓曰若讓之以矢讓責也言若二國

遺禍之大者此大禍也其何福之為豈可謂如天之福也世之治

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

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謂於是乎有享燕之禮相朝之

禮有享以訓共儉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燕禮享以訓共儉有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

宴以示慈惠宴有折俎相與共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

以行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政以禮成於禮莫善

以禮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

不夕旦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如此則是以諸公諸侯能結好故詩曰所以周

之詩云趙趙武夫趙音糾公侯干城言趙趙然雄武之

其民也音軒下同及其亂也及天下危諸侯貪冒好財曰貪

欲不忌過於縱欲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

以相侵伐無所畏忌畧其武夫畧取雄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使

盡殺其民武之夫故詩曰所以兔置趙趙武夫趙趙武夫

夫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令故詩曰所以兔置趙趙武夫趙趙武夫

之侵害鄰國用以搏噬也非取武夫為已腹心以害鄰

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

也夫以制已腹心非取武夫為已腹心以害鄰

天下有道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公侯能為民干城以外

為民之有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

于城其腹心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

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為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

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不為治而為法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至敢不從

亂安可為法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至敢不從

稱名言我遂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晉以其

不敢不從遂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晉以其

事告士燮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吾

去聲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吾

孟獻子知卻氏將亡

癸未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使之來魯乞

師師將事不敬卻錡致君命孟獻子曰仲孫卻氏其

倚反將事不敬而容貌不敬孟獻子曰仲孫卻氏其

也君之修已以敬如卻子無基立身無基址且先君之

也君之修已以敬如卻子無基立身無基址且先君之

十三年

成肅公委非不敬成原
公知其不及事葬入小學
內以形不敬之也

稷是衛將以衛晉國而惰不恭敬弃君命也如此則是棄其君之命

命不亾何為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

因而朝王朝音潮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也

公王季之子也簡王社將出師宜于社使劉成二公會伐秦社將出師宜于社

也受脰受祭社之不敬容貌不敬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

所聞如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

也所謂命也天地以此理賦之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為之節以定命也所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失也

舒是養之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註守此則者傷生亡身

亦在乎敬肆是故君子勤禮勤於禮以臨其下民小人

盡力在下之小人則盡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如臨事致敬

盡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莫如用心敦篤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

泰事篤在守業小人所謂敦篤則莫大於執國之大事

神事篤在守業守農業九此皆定命之道也國之大事

國事不一在祀與戎祀者神明在前兵者人命所祀有

而有大有在祀與戎係此二者所以為國大事也祀有

執膳宗廟之祀則有戎有受脰兵戎之祭則有受脰

異其神之大節也此二者是交神今成子惰今成肅公

不恭敬弃其命矣而無以定之也其不反乎公果卒於

而惰慢弃其命矣而無以定之也其不反乎公果卒於

暇

○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

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相去聲曰此下皆呂相之意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相好逮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相結和好之時也相如字姁去聲戮力同心

皆効力申之以盟誓二公為盟不見經傳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

穆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之惠公如秦

夷吾奔梁賂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即世而獻公卒穆公不忘先公

之好秦穆公不忘我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夷吾立

為晉又不能成大勲又不能終始成就其大功而為韓之師僖公十五年秦

獲晉惠公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即改悔用集我文公惠

卒懷公立穆公納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

冑冑兜蓋也言文公出山之時身披甲冑擐音患跋履山川草行曰跋踰越險阻

過也自高趨下曰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言文公

經歷諸國皆四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朝焉謂楚子送諸秦時朝音

代帝王之後則亦既報舊德矣亦足以報秦穆之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言

潮人侵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

場音亦掌侵秦又無諸侯之師皆誣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詢

秦之辭事在僖公三十年也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

秦伯故謙言秦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皆疾惡穆公將致命于秦皆

大夫擅市戰反

皆疾惡穆公

將致命于秦

皆疾惡穆公

致成命文公恐懼文公恐懼文公恐懼諸侯文公恐懼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秦

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無

福晉無文公卽世而文穆為不乎穆公不茂成我君文以

公成為無知寡我襄公以襄公為寡迭我殺地從把子

之謀欲潛師以襲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伐我保

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

鄭無功乃滅滑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撓亂我同盟

同盟謂鄭也傾覆我國家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

公未忘君之舊勲言晉襄公未敢忘懼神稷之隕又

晉為秦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殺事猶願赦罪

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穆公弗聽穆公不而卽

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闢克天誘其衷幸天

人心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敗殺次年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卽世

文公六年晉襄康靈卽位是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自

出康公伯姬之又欲闕翦我公室請文公七年秦納公

截斷也傾覆我社稷晉之社稷帥我蠱賊禾虫也

成
十三年

左傳卷之五十五

食根曰蠹食節曰賊以

以來搖蕩我邊疆

謂子雍來蕩

晉自召之豈秦之罪哉其誣甚矣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事在文公七年

康猶不悛

康公又不悛

入我河

曲在文公七年

伐我涑川

涑川水名

俘我王官

俘虜也王官

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

翦我羈馬

羈馬地名其地

東故云東

是以有河曲之戰

其時秦兵夜遁

東道之不通

秦在

及君

之嗣也

宣公四年

我景公引領西望

我晉景公引

曰庶

撫我乎

望秦桓公

君亦不惠稱盟

之望而共盟

利吾有秋難

謂宣公十五年

晉滅

入我河縣

其年秦桓

于輔氏

焚我箕部

箕部二邑名入河縣

功言指害禾稼

如芟草然

虔劉我邊陲

又殺戮我邊境

我是以有

輔氏之聚

我所以聚衆於輔氏

不用重文占人

君亦悔禍之延

言秦桓公亦悔

而願徵

福于先君獻穆

而欲求福於晉

我景公

伯車秦桓

曰吾與女同好

弃惡

伯車來言曰秦

好共棄前惡

復修舊德

修復舊

以追念前勲

以追念前

功言誓未就

言未及成就

景公即世

而晉景

我寡君是

成十三年

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君又不

祥責桓公又萌不善之心背弃盟誓其年秦伯歸而晉成晉音佩白狄及君同

淵白狄居北狄之西君之仇讐言白狄與秦世為仇讐而我之昏

姻也白狄與晉為昏姻於傳無所考證杜注以文公納此章多証辭蓋欲親狄以曲秦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

故以狄為昏姻耳不足深辨之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

云吾與女伐狄同伐白狄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

命於是不敢顧畏君之威畏汝秦之威而受命于使遂受秦

將以同君有二心於狄反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狄言晉狄應且憎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

國今將伐汝矣狄應且憎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之無

信是用告我來告於晉楚君惡君之二三其德也言

人亦惡秦君之反覆亦來告我楚共王使人曰秦背令

也惡鳥路及下同而來求盟于我又來求盟昭告

狐之盟言秦與晉盟于而來求盟于我又來求盟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

成王穆王曰余雖與晉出入秦之為盟告于天帝及二

莊王也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楚

國往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楚

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是用宣之因以此言以

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是用宣之因以此言以

是用痛心疾首言諸侯痛心疾暱就寡人皆來親睦於

成十三年

寡人帥以聽命我今帥諸侯以唯好是求所以來者惟

好去君若惠顧諸侯秦君若能惠矜寡人又能矜念

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好則寡人之願也乃是其願其承寧諸

侯以退我當承君之意豈敢徼亂豈敢用兵君若不施

大惠秦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我不能巧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當以諸侯之兵與敢盡布之執事敢以所懷

秦君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使秦執事秦桓公

既與晉為令狐之盟左氏言秦既與而又召狄與楚又

白狄而求欲道以伐晉欲引導白狄與楚諸侯是以睦

盟于楚音導

於晉諸侯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孟獻子

曰魯仲孫蔑時晉帥乘和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師必

有功其戰必克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麻隧地名秦

師敗績大為諸侯所敗

晉敗秦於麻隧